

A Western
Treasury
of Quotations



西方引语 大辞典

张致祥 主编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A Western
Treasury
of Quotations

西方引语大辞典

张致祥 主编

杜娟

赵红

蒲隆 编者

黄湘舫

张雅萍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引语大辞典/张致祥主编;杜娟等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ISBN 978-7-100-17560-9

I. ①西… II. ①张… ②杜… III. ①名句—汇编—世界 IV. H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1438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XĪFĀNG YĪNYŮ DÀCÍDIǎN

西方引语大辞典

张致祥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7560-9

2019年1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2 1/2

定价:168.00元

内容提要

本辞典收集西方(英、美、法、德、奥、意、荷、爱尔兰、加拿大、挪威、古希腊、古罗马等)从古到今的诗人、散文家、艺术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科学家等共 380 余人的名言佳句 4200 余条。全书内容精湛,体裁多样,译文优美,注释简洁,英汉对照,出处翔实。有作者索引和分类目录索引,便于查找。是英语专业学生研读英美文学史的必备工具书,是作家和其他文字工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获取灵感的重要参考书,也是广大读者了解西方文化与学术风貌的优良读物。

“无话可说”的话

——写在《西方引语宝典》一书前面的几句话

十一年前，当作家秦牧主编《实用名言大辞典》付梓前夜，出版社请我为这部书稿写序。秦牧是我在战争时期互相支持的老朋友（他是有求必应的作者，解决了我这个编辑多少困难！），如今他竟然肯下“海”（语词的“海洋”）编词典，真令我敬佩和感动。于是连夜仔细阅读寄来的编辑计划和样稿，写了一篇《关于“引语”词典或“名言”词典的随想》——在那里面我第一次披露了吕老（吕叔湘）跟我的一次谈话，他在那暗无天日的十年间，居然念念不忘怂恿我让出版社编印引语词典，说是对广大读书人很有好处。在那篇短短的随想中，我表达了两重意思。其一，我说，在动乱的年头，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头，是不能进行辞书编纂工作的。其二，名言或引语是人类语言的结晶体，这些结晶体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流过并沉积下来的话语（一个词组，一个句子，一节诗词，一段文章）；它们经历了几个世代、几十个世代而没有磨损，仍然闪闪发光：旧时的信息唤起崭新的感觉，激活了人们的思考和行动。^{〔1〕}

过了大约四五年，此书的出版单位和原班人马，加上一些新人，要在中国名言的基础上“扩大战果”，恳请戴留龄教授“下海”主编一部《世界名言大辞典》，他们又约我参与——这又一次使我惊喜，教授也是我的熟人，早年我约请他翻译的《乌托邦》，至今还是西方古典著作的好译品——这回不只写序文了，硬拉我到广州开了几天会，不但拟订了编纂方针，而且详尽地讨论如何选材，如何下笔，如何查证，如何定稿。当书稿将要杀青之际，我为它写了一篇代序：《论名言》。在这篇论文里，我进一步阐明了我对于名言和

2 “无话可说”的话

引语所持的观点。我还是认为世间所谓“名言”是一种浓缩了的思想，一种纯化了的的话语，一种结晶了的语词组合，它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带着社会习俗或社会伦理以及时代特征的“思想火花”，这些火花在它闪现以后久久不会熄灭。经过时间的考验和社会公众的筛选，被人常常“记起”的“思想片段”，就是通常所说的引语。在那篇论文中，我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想法，即把名言或警句从一种民族语翻译成另外一种民族语，是一种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做这样的互译，一不小心，就会失去原来的“神韵”，我甚至把这项工作称为“灵魂的冒险”。^[2]

我写的那两篇小品，其实都是界外人的题外之话，对于编词典和查词典都没有实质上的补益，只不过是表达我对我的两位老朋友——一位作家和一位学者，竟然肯“下海”编辞典表示敬意，而两位主编不以为浅陋，将它们分别作为代序印出来，事后实在使我汗颜。

不过，有一点意见还需在这里重复一下。我在文章中强调在这两位主编的领导下，一群年轻人是十分认真的，而且因为他们没有界内人传统的许多框框，严肃认真而加上创新，真是难能可贵。编纂辞书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严肃认真！即使严肃认真，也还会出现一些疏漏甚至错误。至于坊间出现的一些粗制滥造的所谓辞书，不仅仅是一堆无用的垃圾，而且是害人不浅的毒品。

两书的主编秦牧和戴绂龄，我这两位值得尊敬和怀念的好友，都已仙逝多时，而他们却留下了两部很有用的辞书。正所谓人走了，书还在。也许正因为我写了那两篇代序，招惹了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要我为张致祥教授主编的《西方引语宝典》也写篇序文。我立刻表示，关于名言和引语，我的意见已在那两篇小文里说完，再也无话可说了。但是编辑部仿佛没有听见，还是把六百多页的清样塞在我的书包里。我知道我再申辩也必定无效，你说无话可说，他会说，那就请您把无话可说的话写出来罢。要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编辑部都是既可爱又可恨的——可爱，是它能把你的精神产品变

成物质产品传播出去；可恨是它有种种办法，迫使你“就范”，除非它没有看中你。于是我投降了，只得在斗室中熬过“夏日炎炎似火烧”的几个昼夜。

翻阅充满思想火花的清样是一次愉快的精神旅行，同时也更加感到无话可说了。某夜，当我面临绝境，明知无话可说而又不得不说时，忽然发现我根本用不着犯愁：因为书稿中已有李赋宁教授的序言和主编者的自序，都写得十分精辟，对本书的宗旨和作用，所收引语的规模和范围，编纂的方针和方法，都已有详尽的交代，完全用不着我来饶舌——这样我就“解放”了，不怕无话可说了，我可以作为界外人离题漫说一通了。

我在那精神世界漫游中还发现一个使我无话可说的理由：原来这部书稿已经超越了一般所说的辞典，当然也超越了坊间所出的引语辞典了，难怪它取名“宝典”，大有英语世界流行甚广的 *Golden Treasury* 那部书的味道了。应当说，它主要是为读者提供了英语世界中的名篇名段名句名言，让读者能够方便地接触英语语词组成的“明珠”，让读者通过语词组合，尽情欣赏到语言的美和蕴藏着的思想的美。这是一部可以吟味的诗文珍品精选。它给出每一条引语的原文和出处（如果引语出自英美以外如希腊罗马或欧洲大陆诸国，则附载非英语的原文）；此外，它还用注释的方式，给读者提示原作的简要情况和引语的语境。这一发现，使我心安理得无话可说，因为对此我实在插不上嘴。人贵有自知之明，对于这样一部名文汇编，我只能作为一个欣赏家去欣赏，确实没有能力去评论。可是，作为一个老编辑，我倒有几句话想在这里说一说，这些话也许是出版者想说又不好意思说出来的。

最不好说的话是怕所收的引语“出问题”——是不是传播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呀，是不是有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味道呀，是不是大面积地进行精神污染呀，是不是每条引语都得加上批判呀，等等等等。怕得有道理。不过时代不同了，现在是开放改革的年代，现在

4 “无话可说”的话

是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同时,我们必须了解世界。不但要了解物质世界,还必须了解精神世界。党教导我们不要固步自封,要勇敢地正视、理解、接受西方的文化精华,继承全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而各个时代各个先进人物的名言,正是各族人民文化精华的载体。莎士比亚不可能直接教会我们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他留下的名言,却给我们提示许多人生哲理,启发我们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的语言艺术熏陶我们,使我们脱离低级趣味,上升到一个情操高尚的境界。正如我们不能从唐诗三百首里找到国企改革方案,但是这些瑰宝却给我们展示人的精神世界,激励我们天天向上一样。

然而这不是说这样一部宝典就不会遇到险滩。有无数的险滩在前进的航道上。可以作出种种责难:你为什么挑选这个名人,而不挑选那个名人?为什么你引用这个诗人的这一节诗句,而不引用那一节诗句?为什么偏爱这个文人选了他那么多的句子,而对另外一个却只收两三条?对于这样的评论,请主编和出版社不要生气。在这一点上,请学会宽容!每一个人都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因为各有各的审美标准,各有各的编纂方针。坦率地说,假如我做主编(自然这不过是假如,因为我确实没有编宝典的才学),我肯定不这样编,也肯定我的取舍会有很多不同,比方我会收集一些俄罗斯文人的名言,穿插在中间。换了另外一位学者当主编,他也一定会有另外的打算。这是正常的,正常的学术思维;同样,加以评论或提出建议,也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不能以我的主张强加于人。这是学术民主,我们叫作百家争鸣。

众所周知,翻译(译文)又是一个险滩,尤其有现成的原文在对照,尤其这是摘录的片段,没有上下文(context)可循,因而加大了翻译的难度。说到这里,我想起语言大师和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他的翻译不多,但他是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做文学翻译的。他翻译英国 Lewis Carroll 的两部童话,真够“惊险”:请看《阿丽思

漫游镜中世界》的跋诗的倒数第二节：

本来都是梦里游，
梦里开心梦里愁，
梦里岁月梦里流。^[3]

对照原诗：

In a Wonderland they lie,
Dreaming as the days go by,
Dreaming as the summers die.

我是五体投地地佩服这译文，多神气！多传神！多像日常说话而又不失原诗的风韵！我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看译诗的。但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说译得不够味，有点失真，不那么又信又达又雅，确也言之成理。可见语言大师的翻译也会引起不同意见。因此我又呼吁宽容，评论吧，但不要打棍子。

至于注释更是险滩。一不留神小者闹笑话，大者——那就因时因地因人因文而招祸。可能会有种种差错，但是只要你翻阅全书，你会发觉编者是认真的。我说过，严肃认真是编书人最重要的态度。我想，在这一点上，主编、编辑部、出版者力求认真对待一切险滩是无可怀疑的。

此刻，我突然想起了一个诗人兼翻译家柯亨(J. M. Cohen)三十年前在他编的一部引语辞典^[4]前言中开头的几句话。他说，三十年后，当新的世纪来临时，希望这里所收的许多名言都还没有被人忘记，他接着说，肯定有些引语今后会被遗忘，但是它们肯定曾经有过鼓舞人、激励人的时刻。说得富有哲理。

而我，到此，真是无话可说了。

陈 原

1999年7月11日

6 “无话可说”的话

注

〔1〕《实用名言大辞典》，秦牧主编，1990，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2〕《世界名言大辞典》，戴镛龄主编，1996，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3〕《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赵元任译，1988，商务印书馆出版，380—381页。

〔4〕*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Modern Quotations*, 1971, 前言是1970年写的。

西方文化精华的微缩版百科全书

——我看《西方引语宝典》

几年前，北京大学校刊曾让我给研究生写“导师寄语”，我写下我的座右铭：(1)“简朴的生活和高尚的思想”(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2)“使我们自己熟悉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和最好的话语，因而熟悉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这就是文化”(Culture, the acquainting ourselves with the best that has been known and said in the world, and thus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spirit.)。我只记得这第一句话来自 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第二句话出自 19 世纪后半叶英国诗人兼文学批评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但是我却无法说出这两句话的准确出处。我只好查阅我手头经常翻看的《牛津引语辞典》，很快地找到了二者的确切出处：前者见华氏十四行诗“写于伦敦，1802 年 9 月”^[1]；后者见阿氏《文学和教条》，1873 年版序言^[2]。

半个世纪以前，当时我在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英国文学，有一天有几位法文系的研究生和我同桌用午餐。餐桌上有另一位英文系研究生忽然向他们提出“Nous avons changé tout cela.”(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一切)这句法文引语的出处。桌上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碰巧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曾攻读法国文学，碰巧我研究的作家就是莫里哀(Molière, 1622—1673)。我记得这句话出自莫氏喜剧《屈打成医》(Le Médecin malgré lui, 1666)，并且记得那位冒充的医生把人体心脏的位置弄错了。当别人纠正他的错误时，他却说道：“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一切。”我于是把这个出处告诉了大家。为了证实我的记忆无误，我查阅了《牛津引语辞典》，在辞典的索引里找到关键词

changé (改变了), 随即查到了这句引语, 原文是: “Oui, cela était autrefois ainsi, mais nous avons changé tout cela.”。该辞典英译此句为: “Yes, it used to be so, but we have changed all that.”。出处为: *Le Médecin malgré lui* (1666), II. iv. 该辞典还解释说: “Said by the pretended doctor to justify his mistake as to the relative positions of heart and liver.” (“上面的话是那个冒充的医生说的, 为了声辩他关于心脏和肝脏的相对位置所犯的错误。”——他把二者的位置正好说反了)。除了帮助读者弄清引语的出处外, 这本引语辞典的解释还能启发读者领会引语所包含的更深刻的嘲讽意义。莫里哀所讽刺的对象不仅是愚昧无知, 而且是厚颜无耻为愚昧做辩解。心脏在人体左方, 肝脏在右方, 过去是这样, “但是我们已经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例子可以说明《牛津引语辞典》不仅收录英语的引语, 而且也包罗经常被人引用的欧洲其他语言的引语 (主要是法、德、拉丁等), 并附以英文翻译。这更增添了引语辞典丰富多彩的特点。

现在我手头还有一本《牛津引语袖珍辞典》(*The Oxford Mini-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1983年出版。我在这本小书里找到了来自中国古代两位哲学家的名言: 一位是老子, 另一位是庄子。前者出现为 Lao Tse ? 6th cent. B. C. (老子, 公元前6世纪?):

“Heaven and Earth are not ruthless;

To them the Ten Thousand Things are but as straw dogs.”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

出处为 *Tao-te-ching*, 5. Tr. Arthur Waley. (《道德经》, 第五章。译者阿瑟·韦利。) 解释为: “The Ten Thousand Things; all life forms. Straw dogs; sacrificial tokens.” (万物: 一切有生命的形体。刍狗: 祭祀代替物。) 后者出现为: Chuang Tse 4th-3rd cent. B. C. (庄子, 公元前4—前3世纪): “I do not know whether I was then a man dreaming I was a butterfly, or whether I am now a butterfly dreaming I am a man.”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 蝴蝶之梦为周与?)

出处为：H. A. Giles, *Chuang Tse*, ch. 2. (翟理斯,《庄子》,第二章。)可见古代中国思想家的名言,通过翻译,已被西方世界采纳,并已收入英语引语辞典。又可见一部英语引语辞典实质上就是一部世界文化精华的微缩版的百科全书。

为了满足广大中国读者的需要,为了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头并进,为了庆祝商务印书馆成立100周年,商务印书馆委托兰州大学外语系张致祥教授编纂了这部《西方引语宝典》。我衷心预祝这部词典的成功。针对我国读者的需要,兼顾普及和提高,尽量做到使这部英语引语词典成为一部西方文化精华的微缩版百科全书。

李赋宁

注

[1]见本书第1598页第2条。

[2]见本书第42页第2条。

主编自序

1989年秋,商务印书馆朱原和杨枕旦两位先生出差去新疆,中途在兰州逗留期间谈到商务打算以《牛津引语辞典》第3版为楷模,组织人员编写一本英汉引语辞典。次年初夏,我们开始酝酿这本计划篇幅为100万字的中型辞典,并开始收集资料。但不久因其他译事中断了一年多时间,1993年初才重新组织力量着手编纂,到计算机输出全稿的今天,前后经历了五个年头。

我们编写这本语典的初衷是:收集和介绍西方古今名言之精华,体现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之风貌。本语典共收录西方名言警句4200余条,以英汉或外—英—汉对照的方式,以尽可能完美的译文和要而不繁的注释,帮助读者查找经常在英语文献和作品中被引用的名言佳句,使之了解其原文、作者、释义和出处,以便需要时恰当地应用或借鉴;还可供英语自学者查阅和记诵,为他们答疑解惑,深化对英语语言文字的理解,并激励他们去研读原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本语典能起到一本范文选读和写作工具书的作用。

本语典所选编的作者逾300人,以英美作家和希腊罗马古典作家为主,但充分重视西方哲学家、史学家、宗教家、政治家以至自然科学家的重要言论。由于手头原文资料不足,欧洲其他国家就只能限于最常用的名言警句了。

在选收条目方面,本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有分析、有鉴别地收录和评介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用知识和理论成果的同时,警惕和抵制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对于着意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辞,坚决摒弃之。列宁讲得很精辟:“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

选集》，第4卷第362页）为此，本语典在选条和编注过程中对古今名言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着重说明其人其事其语的历史背景和内涵，重视这些言论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反对照搬照抄，贻误读者。

在编写方法上，本语典与国内业已出版的同类书籍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绝大多数的这类图书以内容分类，侧重于人生哲理方面；本语典以作者索引为纲，按作者姓氏西文字母顺序编排，并在题材内容上适当放宽，不仅有传统的散文，而且有较大篇幅的诗文以及讲演、书信、日记、布道文、宗教诗等，但谚语、俚语、民谣、儿歌之类不在本书辑录范围之内。在语典正文之后有分类目录索引，可供检索。同一条目可能涉及不止一个方面的内容，则分别在不同的中心词下列出。

二、绝大多数的这类图书只提供译文以及译成中文的书名和篇名，但读者往往难以猜度原文的出处到底是什么。本语典先写出原文，让读者欣赏原作的精妙玄奥之处，再用原文注明其出处，这样就可以避免抄录中的以讹传讹，谬种流传。对同一位作者或同一篇文章的不同中文译名，则尽量在注释中点明。

三、本语典在充分尊重同类图书和国内现有译本的基础上择优而从，并力求有所改进。如对莎剧中的名言警句除根据 *New Arden Shakespeare* 版本增加相关的注释外，还在《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篇幅的改译或重译，使之更加贴近原文，便于读者对照。对乔叟的诗文除保留中古英语原作外，增加现代英语译文，中译文也按原诗格式分行撰写，并力求押双韵。对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的英译，在《牛津引语辞典》中原为散文体，现按新译本改为诗体。同样，对德、法等国作家的言论如有不同的英译文字时，一律遵从择优选用的原则。为了尊重前辈和同辈译者的劳动，在相关条目下注出其姓名。

四、本语典与同类图书相比，增设“注释”一栏。除作者简介外，对某些文句中的难点和社会历史背景进行简要的解说，以防望

12 主编自序

文主义的倾向。在文字表述上力求简洁妥帖，一目了然。凡是知识性的释义，力求溯其源，述其流，历数其来龙去脉，使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对于有某种内在联系的文句包括矛盾、交叉或重复等现象，则列出参见条目或交叉条目，以供读者检索，达到相互引证、相互补充的目的。对于疑似之词，绝不回避，力求作出具体的交代。对于个别有争议的问题，则力求客观，诸说并存，聊供读者备考。

1994年夏，恩师李赋宁先生偕同夫人徐述华女士专程到西北师范大学讲学。学生在分别30余年后得以与恩师重晤，真是喜出望外。当先生得知学生在编写这部语典时，又慷慨允诺，代为作序，堪称永恒的纪念了。本语典在行将印行之际，有幸得到商务印书馆前总编辑、当代学界巨子和著名散文家陈原先生惠允，在匆促中撰就序文，为本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商务印书馆徐式谷先生和朱原先生曾多次来函，就辞书的总体设计，包括图书的性质、规模和主要读者对象以及如何内容和编排上体现其特色等问题进行赐教，指点迷津。外语工具书编辑室黄家宁副主任和责编周陵生编审热忱合作，认真查对资料，保证条目的政治倾向和知识质量，在文字加工上细心斟酌，努力减少乃至消灭目录、正文和索引中的疏漏，使本书终于渐臻完备。兰州大学科研处曾给予经费资助。编者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主编 张致祥

1998年5月初稿

1998年8月定稿

凡 例

GUIDE TO THE USE OF THE DICTIONARY

本典以查阅方便为基本出发点,在体例格式上以《牛津引语辞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第3版为楷模。

1. 条目按作者姓氏顺序编排,用笔名的作家,将其真名写在括号内。作者写明中文姓氏、西文全名和生卒年代。如西文姓氏相同或中文译音相同,则在姓氏后增写该作者的首名汉译。作者栏下的文句按篇名西文首字的字母顺序排列。凡从他人著述中转引的言论放在该作者的引语之后。

2. 每个条目包括原文、译文两部分。先写出外文原句,并注明其出处,包括书名、篇名、章节或场次,力求精确以便查核,然后再写出汉语译文。如果原文并非英语,则尽可能提供这位作者所使用的其他西方文字,如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等。先列原文,再列英译文。对乔叟等中古作家,则先列中古英语原文,再列现代英译文。如果数条引语的出处相同,则注明首条,以下从略。

3. 为了使文义清楚,增加辞书的可读性,编者在注释中对作者简介、语文难点和语句背景作了简要的说明,帮助读者了解其人其事其语的关系。对于艰深晦涩、存在争议的文句(如莎氏作品),则根据权威版本先提供西方学者的英语诠释,再提供对应的汉语译文。凡是可以比照的条目,在注释中注明可供参看的作者姓名、页数和条目的序数,或直接在条目下列出词语相近的文句。

4. 本典正文之后附有分类目录索引,按中心词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以中心词为线索,通过作者姓名、页数和条目序数查到有关的文句。